

清代木刻《桃花潭图》及其景观诗文考略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鲍国强

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翟台纂修清咸丰七年（1857）翟金生泥活字印本《泾川水东翟氏宗谱》[1]冠有木刻《桃花潭图》一幅，画技娴熟，镌印精良，画中景物风貌清幽，自唐而下，咏叹连绵，闻名遐迩，寻访与唱和者不绝。兹概说如下：

《桃花潭图》题名页（即宗谱之第一叶正面）竖分三栏，中栏镌“桃花潭图”，右栏上方镌“增绘形胜”四字，左栏下方镌“泾川水东翟氏”（阴文）和“家住踏歌声里”（阳文）方印两枚。

此间一个图名，两枚闲章，点出了水东翟氏是泾川桃花潭畔的踏歌人家。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三月，刑部陕西司清吏司员外郎钱德洪[2]撰《泾邑水东翟氏宗谱序》云：“泾之西南八十里，有村曰水东，翟氏居焉。重峦邃谷，广陌澄潭，渺然如隔人世。汉以前无所闻。唐李白尝访汪伦，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之句。水东之名遂闻于天下。”[3]

同年同月，南京国子监祭酒潘晟[4]撰《泾川翟氏宗谱序》云：“盖翟氏宅泾之西南，气庞土厚，形环势合，有麻川九里潭之澄清，丹峰盘龙石之奇峻，而垒玉、彩虹等诸胜蜿蜒，翠黛川光隐见。游者谓有武陵源之概。”[5]

读了以上文字，即知桃花潭重峦邃谷，澄清翠黛，若《桃花潭图》不够秀美都有负这大好河山。

整幅《桃花潭图》图框纵高 25.1 厘米，横宽 28.6 厘米，分切左右两个半幅镌印，即印于宗谱之第一叶反面和第二叶正面。图向大致上西下东。

版画上方（桃花潭水西）署名景观自左至右为“竹林禅院”、“白云庵”、“二水山房”、“酌月楼”、“吊隐台”、“彩虹冈”、“书板”和“垒玉”。

版画下方（桃花潭水东）酒旗似林，随风摇曳，署名景观自左至右有“浚清阁”和“踏歌古岸”。

桃花潭中木船有三：

其一在画面左侧，此为桃花潭上游，船上艄公下蹲，作用力撑篙状。其旁有“龙潭渡”三字。

其二靠近画面右侧，为桃花潭下游，艄公头戴斗笠，握篙撑船，船头坐一乘客。其旁有“东园渡”三字。

其三在画面右侧，停泊于潭水西岸，篙插船头，船篷半隐于画外，不见艄公，气氛静谧。

图左下角镌有“十七世孙一新写”，即绘画者为水东村人翟一新。

此《桃花潭图》首先是一幅古地图。

此图无比例尺，用形象画法描绘桃花潭山川及人文景观，并注明大部分景观名称，图向比较明确，属于山川胜境地图。《[嘉庆]泾县志》卷首收录有十四幅地图，其中第十二幅即为《桃花潭图》，便是明证。[6]

《[嘉庆]泾县志》所收《桃花潭图》未署绘者名氏，与此幅《桃花潭图》相较，图向及风格大体相同，虽然线条比较繁复，但艺术水准逊之。所标识地名缺“竹林禅院”、“白云庵”、“二水山房”、“书板”和“浚清阁”，西岸山上则注明“玉屏山”。此玉屏山即竹林禅院和白云庵所在之山。

其实，《桃花潭图》还有第三幅。清乾隆元年（1736）会元赵青藜[7]曾见过，并作有《题翟二梓村桃潭图》诗，云：“桃花潭水深千尺，潭上人争羨李白。于今潭水依然深，无复当年乘舟客。白也人中第一流，兴酣摇岳凌沧洲。四海虽大只六逸，谁其似之来相投。长庚长庚一杯酒，千秋万岁名何有？但使锻得铁不顽，定吐龙光射斗牛。白也毕竟非酒人，有酒岂必汪公醇。酸咸味外尚能辨，解道深不及汪伦。”[8]赵氏所咏《桃潭图》当非翟一新所绘者。

翟一新《桃花潭图》也是一幅古代木刻版画。

我国版画到明后期进入鼎盛时期。若按地域划分出现了金陵版画、徽州版画、吴兴版画、武林版画和建安版画等流派，大量的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如徽州版画有明仇英绘图、黄应光镌刻的《列女传》等作品。[9]

郑振铎在《版画史》序例中说：“故于陈（老莲）、萧（尺木）纵笔挥写，深浅浓淡，刚欲壁立千寻，柔如新毫触纸之处，胥能达诣传神，大似墨本，不类刻木。”

郑先生的意思是说，明清版画之技艺高超者，浓淡自如，刚柔随心，反而不像木刻，倒是与绘本差不多！

以此来看《桃花潭图》：

画面中寥寥数笔，只见群山起伏，宅屋绰约，绿树葱郁，白云高淡……

潭水之上，几丝若隐若现波纹，三叶扁舟，两动一静，似乎让人听见溪水潺潺，微风习习，游鱼或悠然，或倏忽……

细观之，绘者笔法澹泊，笔触粗放，多用挑笔与撇锋，连笔处顺形走笔，心随意动，几经圆转跌宕，方知原来如此，即见意象万千。

统观全局构图，宽可跃马，紧难插针，疏密有致，上方留白甚广，却不失均衡，知白云深处即虚无，颇得意到笔不到之精髓。

再细察镌刻刀法，一啄一挖，一冲一削，无不精工细作，一丝不苟，无不符合绘者笔意，镌出图绘神韵，甚至多处修正原绘画笔毛锋粗疏之处，锦上添花。

整个画面，黑白分明，深浅两清，绝不拖泥带水，可见此版画在绘、刻、纸、墨、印五个方面均臻化境，深得徽州版画前辈之真传，但又不刻意追求“繁密工细”和“穷精极丽”的传统境界，笔法直抒胸臆，趋于豪放，通过粗旷的笔锋和空灵的构图体现桃花潭千古清幽的意境，力求用天然木纹和虚白手法来表现绘画者灵动、散淡和高古的笔意，亦属徽州版画之佼佼者。

略觉遗憾之处是版画的镌刻者眼下无从查考。

《桃花潭图》中所涉“竹林禅院”、“白云庵”、“二水山房”、“酌月楼”、“吊隐台”、“彩虹冈”、“书板”、“垒玉”、“浚清阁”和“踏歌古岸”诸景观，大都文献有征，沿革有自。

1. 桃花潭

桃花潭位于泾县桃花潭镇（原陈村镇）境内，实是流经桃花潭镇境内的一段青弋江，距县城 34 公里，南临黄山、西接九华山，与上游太平湖紧紧相连。古代青弋江上游，南自麻川，北至桃花渡，途经九里潭、罗浮潭，与桃花潭有“三潭连珠”之称号。沿江数十里，两岸青山似簇，风光如画，“烟雾牵风鸣碎玉，波头个个绾青螺”。五十年代，在桃花潭上游的陈村筑坝建水电站后，九里潭、罗浮潭均沉入太平湖

底。“三潭连珠”的美景，只能从历代文人留下的诗词中领略了，唯独桃花潭景色依旧。逢春日晴和时水平如镜，清澈见底。潭西怪石高耸，危阁飞峙；潭东却是阡陌田畴，阔野平沙，一片粉墙黛瓦的民居，掩映在桃花烟柳丛中。此即翟村。

《[顺治]泾县志》[10]卷二輿地考载：“桃花潭 县西南九十里，深邃幽奇，有万村渡。唐李白别汪伦有诗。潭岸垒玉墩、钓隐台、彩虹冈，皆李白与豪士万巨饮游题咏处。”

清咸丰七年泥活字本《泾川水东翟氏宗谱》载唐李白《桃花潭》诗：“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此即著名的李白古近体诗《赠汪伦》。[11]

李白诗《赠汪伦》作于何年？《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五所载（宋）薛仲邕編集（清）王琦订补《李太白年谱》未言。笔者以为：李白陷唐永王李璘事前后曾数至安徽宣城等处游历山水，此为唐天宝、上元年间事，故此诗当作于李白五十四岁之后，作于坐事之前之天宝末年可能性更大。此说与桃花潭有关李白、汪伦的传说亦吻合。

翟氏《桃花潭图》中只见“龙潭渡”和“东园渡”，没有“万村渡”。李白诗里也只提汪伦，没说万巨。其实水东翟村与万村隔潭毗邻而居，行文有异只是角度不同。如明钱德洪《月夜游万村潭》诗即言万村潭亦有垒玉墩：“石窟喷云云作毳，岩深箫鼓出中流。山头月出波心见，垒玉墩边放小舟。”[12]

宋徐璜（主簿）《桃花潭》诗：“红英狼籍拂渔舟，仙客当年到此游。今日踏歌人不见，碧波无语自东流。”[13]诗中“狼籍”应为“狼藉”。“仙客”即指李白。

宋叶清臣《桃花潭》诗：“绿水汇澄流，芳林间幽石。红蕖纷似绮，香草滋逾碧。风静菱鉴朝，鹭乱朱霞夕。仿佛避秦人，临波迟归客。”[14]诗中“逾”应为“愈”。末句当指陶渊明《桃花源记》事。

以上两诗当为较早之实地和诗。

明陆子高（泾邑人）《桃花潭》诗：“万树芳红眩陆离，一篙新绿漾涟漪。踏歌岸上汪伦酒，赠别舟中李白诗。沙暖忘枕幽鸟乐，雨香收钓鳊鱼肥。问津客有重来约，莫待枝头锦片飞。”[15]

明宗臣（扬州人，副使）《望桃花潭》诗：“桃花潭水近陵阳，潭上春风满石梁。流水不随仙客去，秦人何必渡三湘。”[16]陵阳，即陵阳镇，是安徽省青阳县的南大门，南边与黄山市和石台县相邻。诗中末两句分别指李白和避秦乱居桃花源中人。

明王时可（泾邑人，太学生）《游桃花潭》诗：“夹岸芳菲万树新，澄潭香浸武陵春。扁舟别思千峰下，处士歌声一水滨。频醉自应忘主客，淡交胜似饮醪醇。青莲幽迹依然在，无复当时花笑人。”[17]此诗感叹唐李白和汪伦在桃花潭歌咏之事。“处士”即村人汪伦。李白号青莲居士。

清翟赐履《桃花潭》诗：“水寺烟村两岸悬，春风犹是踏歌天。不须更种桃花树，到处行舟忆谪仙。”[18]

清翟思晔《桃花潭怀古》诗：“桃花潭上春光好，春日潭边花发早。松寮石壁迴掩映，彩虹碧霄森怀抱。风流澹荡谪仙人，伊昔经过恣探讨。轻舟溯流出狂歌，千载闻者皆绝倒。悠悠浮云山水间，萋萋野渡夕阳草。不见桃花映春风，往来人问青莲道。”[19]

以上翟赐履诗中“两岸”当指桃花潭两岸。翟思晔诗中“石壁”即石壁山，“彩虹”指彩虹冈。“往来人问青莲道”，此指清乾隆时来桃花潭寻迹问古的文人墨客即络绎不绝。由此两诗可见桃花潭村人的李白情结颇重。

清翟景柱《桃花潭闲眺》诗：“散步空潭上，春云树杪扶。问红桃未放，采绿柳方苏。岸曲危樯系，山深细雨濡。新愁谁共遣，来往羨飞凫。”[20]

清费密[21]《翟村》诗，其一：“二客乘秋艇，翩然过古村。不缘丧家久，胜地是销魂。水族甘鱼蟹，山居长子孙。此中忘贵贱，来往翟公门。”其二：“更欲求佳处，何能胜此山？田园当画里，婚嫁远人间。灌口峰千叠，彭门水一湾。江南无屋住，吾意亦须还。”[22]

清洪理顺[23]《桃花潭》诗：“秋高月下浅沙行，溯击波光月有声。我忆桃花花不见，孤舟一往独移情。”[24]此为和李白《赠汪伦》诗。

清袁珍[25]《桃花潭怀古》诗：“李白乘舟去，汪伦不再来。桃花临断岸，含笑向谁开？潭影松千尺，山光酒一杯。只今云雾里，空有鹤徘徊。”[26]

清徐纂益[27]《怀桃潭诸君》诗：“秋水城边树半红，秋山一片暮烟中。倚楼知是谁家笛？匝月离情寄远鸿。”[28]

清张士铉[29]《游桃花潭》诗：“踏歌堤尚在，别浦路难通。云窟苍波里，春帆细雨中。遥临千尺静，环瞩四天空。相约桃花放，扁舟载酒同。”[30]

清查士骥《桃潭怀古》诗：“晚来寻胜碧霞天，九里烟花吊谪仙。两岸歌声咽危石，春花秋草自年华。”[31]

清释能一[32]《晚过桃花潭》诗：“桃潭十里野云闲，几所亭台暮色间。鸟趁斜阳归远树，僧随明月上空山。踏歌寂寞人何处？流水潺潺去不还。最是崎岖村路苦，强携蜡屐叩松关。”[33]

实际上，唐李白与汪伦诗酒往来中还有其他诗作：

《过汪氏别业二首》：

“游山谁可游？子明与浮丘。叠岭碍河汉，连峰横斗牛。汪生面北阜，池馆清且幽。我来感意气，搥鱼列珍羞。扫石待归月，开池涨寒流。酒酣益爽气，为乐不知秋。”

其二：

“畴昔未识君，知君好贤才。随山起馆宇，凿石营池台。星火五月中，景风从南来。数枝石榴发，一丈荷花开。恨不当此时，相过醉金罍。我行值木落，月苦清猿哀。永夜达五更，吴歃送琼杯。酒酣欲起舞，四座歌相催。日出远海明，轩车且徘徊。更游龙潭去，枕石拂莓苔。”[34]

与上述诗文相关的一段美丽传说是这样的：

唐天宝年间，泾县县令汪伦得知大诗人李白正旅居南陵叔父李冰阳家，欣喜万分，想邀其来泾川别业一聚，其好友豪士万巨给他支招，修书一封曰：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酒乎？这里有万家酒店。一生好入名山游、斗酒诗百篇的李白果然应邀而来，及至，汪伦据实以告：桃花者，潭水名也；万家者，酒家姓氏也。李白听后大笑不止，欣然留了下来。在他看来，汪伦的热情胜似“十里桃花”，万巨的真挚堪比“万家酒店”。这是任何绝妙的自然风光和再多的美酒佳肴也无法比拟的。在桃花潭，李白与汪伦诗酒唱和，留连忘返。临别时在踏歌古岸，李白题下《赠汪伦》这首千古绝唱。此故事清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六有完整记载。[35]

《[嘉庆]泾县志》卷十一古迹载：“万家楼在桃花潭畔。今废。相传李白慕万家酒楼来此，村人汪伦酝美酒以待之。”

但《[嘉庆]泾县志》所列汉唐以来千余县令姓名与在任年份，却无汪伦的名字。[36]李白为友人题诗，往往直书其官职，而《赠汪伦》则无。他游桃花潭时写的另两首诗《过汪氏别业》中，有“汪生面北阜”句，称汪伦为“汪生”，也表明汪伦当时并无官职。但从他修筑精致的别业“池馆清且幽”、“随山起馆宇，凿石营池台”看，绝非普通“村人”，至少是家业殷实、知书识礼的大户人家，或是清著名学者袁枚《随园诗话》中所称的“豪士”。

2. 钓隐台

《桃花潭》图中题“吊隐台”，误。

《[嘉庆]泾县志》卷十一古迹载：“钓隐台在县西桃花潭。……翟尚书遗迹。今废。近翟子高、翟叔周后裔于台畔新建谪仙楼，祀李白。”同卷又载：“翟尚书宅在桃花潭。……晋汉间吏部尚书酺，字子超，占籍泾县水东。明初，遭洪水冲去尚书府及民房七十二宅。今不可考矣。”

明翟廷招《独坐钓隐台》诗：“隐士垂竿处，孤筇正耐攀。乍临千尺水，还恋四围山。林籁风前渡，沙禽人外闲。幽情谁与共？缥缈白云间。”[37]筇，一种竹，实心，节高，宜于作拐杖。

清翟斗生（字乾若）《钓隐台在桃花潭畔》诗：“多事羊裘子，姓名留滩水。汉能遂其高，客星危甚矣！超然似此台，遗构谁者始？但许识钓徒，终不示居里。遥遥去冥鸿，想像难以指。长此揖清风，高山勤仰止。”[38]据此诗，可知至清咸丰年间，水东村翟氏已有人不知钓隐台为谁所筑。

3. 彩虹冈

彩虹岗位于桃花潭西岸，垒玉墩的南面，并与垒玉墩隔着一道小溪。每逢雨后初霁，岗上即横跨一道彩虹，峭壁生辉，故得名“彩虹岗”。岗临水处皆是悬崖，崖纹似虎皮龙颜，实为罕见。

明钱德洪《彩虹冈》诗：“松辽隔潭水，跨足蹶高峰。举手招仙子，崖头挂彩虹。”[39]其中“松辽”应为“松寮”，即松寮山，亦为桃花潭畔一景。参见下文“石壁山”。

清吴襄《翟非熊置酒招游彩虹冈诸胜》诗：“主人多雅癖，好客复好诗。一棹曳晴浪，去去苍崖奇。我亦烟波人，十年慰调饥。数鱼耽潭静，濯足爱波漪。港分流更曲，宛转通前湄。汲泉得玉乳，石脉谁能知？”[40]清翟大程编辑《桃花潭文征》（清光绪三十年泾川翟氏重刻本）卷五所载此诗末有注云：“二水山房侧有胡家井，水甚清冽。”

4. 垒玉墩

即《桃花潭》图中题“垒玉”者。

明钱德洪《垒玉墩》诗：“仙人闲岁月，垒玉砌成墩。我亦千年客，溪声月下闻。”[41]

明翟台《罗浮晚眺有怀》诗：“道家家住水之东，澄潭百尺藏鱼龙。披崖日坐望丹丘，罗浮荡漾涵晴空。乘兴放舟垒玉墩，盘松怪石激天风。徘徊孤啸若为邻，赋诗把酒思谪仙。谪仙一去数千载，桃花翠壁自依然。古来豪杰不可羁，世态风波倏变迁。何如东冥水万古，此潺湲有怀，有怀返归棹，潇潇夕照满平川。”[42]

明罗汝芳《书垒玉墩》诗：“青阳殊物候，驾言历沧洲。睇此如玉人，室是春江头。沂游往从之，曲曲澄潭幽。绯桃映彩虹，清波浸山楼。云昔李太白，骑鲸亦兹留。挥毫落崖端，锵玉鸣仙呕。天风激潭水，蛟人昼生愁。我来千载后，隐约疑相求。云光闪霓旌，默焉心为谋。九有既尘幻，万品徒纷糅。愿言共明德，殷勤事遐修。浩劫朗无垠，谷音永相投。”[43]《泾川水东翟氏宗谱》（清咸丰七年泥活字印

本)和《[顺治]泾县志》均录此诗。骑鲸,古时有李白骑鲸升天的传说。蛟人,鱼尾人身,谓人鱼之灵异者。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的蛟人即是西方神话中的美人鱼。诗中“清波浸山楼”,《[顺治]泾县志》本作“清波浸山头”,似《泾川水东翟氏宗谱》本佳。“万品徒纷糝”,《[顺治]泾县志》本作“万品徒纷糝”。“糝”和“糝”均有“纠结”之义。两字同音同义,两本均可,似“糝”字稍宜。

清赵青藜《垒玉仙墩》诗:“几时重看一星圆,大半磷磷落水边。活泼生机疏徧性,峥嵘古岸驻游仙(原注:墩与古岸隔河相对)。围垣岂必人贪至,剖酝还销雪满颠。若数前因绵岁月,真知抱璞独天全。”[44]其中“磷磷”,当为“嶙嶙”,山石重叠不平状。“古岸”即版画中“踏歌古岸”,亦即李白闻歌之处,与垒玉墩隔潭相望。

5. 书版石

即图中题“书板”处。

垒玉墩下有一段页岩,一层层整齐的岩石如书斜搁于书架一般,成堆成叠,任风吹浪打,岿然不动,村人呼为“书版石”。不知何人写就的宏篇巨著,遗留在潭边成为一景。或许里面记录了千百年的故事,若谁有缘能解读这部神秘天书,定会受益匪浅。[45]

6. 石壁山

《[康熙]宁国府志》卷五山川第三十叶正面:“桃花潭 (泾)县西南九十里,深邃幽远,隐流所集。唐汪伦、万巨皆于此从李白游。上流有万村潭。潭东岸即水东石川,有三石横亘潭上,一名钓隐台,一名彩虹冈,一名垒玉墩,总名石壁山,皆当时游泳处也。李有《别汪伦》并题石壁诗。别载。石壁尽处为万村渡。”[46]

《[顺治]泾县志》卷二輿地考第六叶正面:“石壁山 (泾)县西百里,山皆石,壁立如屋庐。李白有诗。”[47]

《[嘉庆]泾县志》卷二山水载:“石壁山,在丹山南,西接太平游山,距县西八十里。”文后原注云:“按石壁山蜿蜒十余里,列岫如屏,通谓之玉屏山。”

唐李白《石壁山》:“石壁望松辽,宛然在碧霄。安得五彩虹,驾天作长桥。仙人如爱我,举手来相召。”[48]

此诗《泾川水东翟氏宗谱》(清咸丰七年泥活字印本)和(清)王琦辑注《李太白全集》均收录,然二本差异甚大。全集本此诗题名作《焦山望松寥山》,松寥山则在江苏镇江府,首句为“石壁望松寥”。宗谱本首句有“松辽”,当为“松寮”,即为桃花潭畔松寮山。末句两本亦有异,宗谱本作“举手来相召”,全集本“举手来相招”。李白人称谪仙人,当是“举手来相招”为宜。然此诗指向,是松寥山还是松寮山,惟请太白现身,方可平息分歧。笔者以为全集所收之诗比较接近实际。如《[嘉庆]泾县志》的纂修者对“松寮山说”都不敢全信。

《[嘉庆]泾县志》卷二山水载:“松寮山,在蒋公岭东。昔有松寮。今废。明末,陈名夏与里人翟翼为知交,曾寓此。”文后原注云:“按此山恐亦因太白诗‘石壁望松寮’附会。”

《[嘉庆]泾县志》卷三十一词赋在李白《石壁山》诗后原注云:“按《白集》此诗题作《焦山望寥山》。以旧志所收,姑存之。”《李太白全集》录此诗题名作《焦山望松寥山》。

如此诗坛公案,在未水落石出之前,不妨各自发挥自己的想象和钩沉能力,倒也可使人世间精彩纷

呈。如下诗除隐约道出作者的疑惑之外还给我们带来美的享受：

清徐纂益《石壁山》诗：“谪仙不可见，谁上石壁山？绝顶每天雾，白云出其间。缘崖访遗迹，险折苍苔斑。下俯百尺潭，倒影流潺潺。素书闳灵洞，鸾鹤翔烟寰。緇波再来人，一往能追攀。陵阳亦可邈，炎热历更难。今兹愜所适，讵复怀松关。境穷故深入，林际逗半环。微闻发清啸，前路樵夫还。”[49]

7. 浚清阁

明翟台赋《浚清阁》诗云：“见说浚清阁，凭虚俯碧流。文光浮异代，仙子纵双眸。东望麻溪月，西连石壁秋。遗踪何杳杳，犹有慰新愁。”[50]麻溪，为桃花潭上游支流之一。石壁，即指石壁山。遗踪，指李白遗迹。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正月，翟台撰《族谱引》又云：“闻父老传之先辈云，宋太祖建隆元年（960），有府教公讳阳者，才秀仁德，廉节隐操，诏拜公为府教，而设庠序。后建阁于水东，名浚清阁，与翟尚书吊隐亭相对。迹今无存矣。”[51]庠序，泛指学校。殷代叫庠，周代叫序。

由翟台《族谱引》可知，浚清阁至明嘉靖时已荡然无存。清咸丰七年泥活字重印本（明）翟台纂修《泾川水东翟氏宗谱》所冠《桃花潭图》描绘的浚清阁当属翟氏后人重建。

此〔嘉庆〕泾县志》卷十一古迹之记载可证：“浚清阁在县西桃花潭水。宋府教翟阳建。久废。今重建。”

8. 踏歌古岸

现今，穿过翟村，桃花潭边筑有悬挂著“踏歌岸阁”匾额的二层阁楼，登阁远眺，对岸相传李白饮酒赋诗的“垒玉墩”、“书版石”（即图中“书板”处）等景点尽收眼底，“层岩衍曲，回湍清深”，“清冷皎洁，烟波无际”。峭岩上古藤缀拂，烟雾缭绕，朝阳夕晕，山光水色，尤显旖旎。阁中木雕画屏上，记述当年李白游桃花潭经历，刀法细腻，承袭了徽雕传统技艺，个中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此阁建于明朝。

9. 竹林禅院

《道光〕泾县续志》[52]卷一寺观载：“竹林寺在县西八十里玉屏山麓，鱼龙潭上，翟氏共建。寺前有石门，下有平磴，老树蔭葱，可列樽饮。江浦吴梦极隐居于此，以字易米，识者珍之。”[53]玉屏山，即石壁山。

10. 东园渡

因东园渡就在踏歌古岸，故明清文人所言桃花古渡主要是指东园渡。

明翟文檝《桃花古渡》诗：“芳名不独擅桃花，野渡风光入望矚。十里绿杨俱浸水，一溪红蓼半浮霞。中流鸥狎随渔艇，隔岸人喧卖酒家。日莫怆然怀李白，多情千载迟仙槎。”[54]矚：长，远。红蓼，别名狗尾巴花。一年生大型草本，株高 1-3 米。花序顶生或腋生，柔软下垂如穗状，小花粉红或玫瑰红色。长于草坪、湖边等处的红蓼开花时，一片粉红，十分动人。莫，暮的假借字。

明翟廷佺《游东园八景·桃花古渡（桃源忆故人）》词：“临皋遥忆青莲李，胜迹未随流水，洲上杜蘅芳芷，想得还相似。夕阳渡口歌声起，回首旧垆无几，为问汪伦遗址，恍惚桃花里。”[55]杜蘅，杜若蘅芜的简称，一种香草。垆，酒店里安放酒瓮的土台子，借指酒店。

清赵时可[56]《桃花渡》诗：“古渡依山岸，空潭忆落霞。飘零逐客地，黯淡故人家。行静移舟晚，

风寒送日斜。至今轻薄水，不敢问桃花。”[57]诗中意境凄深，不忍卒读。

清周虬（字苍泉）《桃花潭送客》诗：“桃花潭水碧如油，拥石驱沙带箭流。千树垂杨萦两岸，也难绊住木兰舟。”[58]

《[嘉庆]泾县志》卷二津渡载：“……又西曰东园渡……国朝嘉庆五年（1800），里人翟永课捐修大小二船以济。”后附清嘉庆五年翟绳祖撰《东园渡志》云：“（翟永课）自修大小两船，并给司渡人食用费银捌拾两。因言此事须有专款，方能持久。慨将自置湾沚市房计壹仟壹佰壹拾两助入宗祠，岁收租银为济渡永远之资。”

现桃花潭边仍有摆渡小舟，来往东西两岸。船家为再现古风，仍用竹篙、木桨。此即图中“东园渡”的处所，相传便是唐汪伦踏歌送别李白的地方。

由上可见，桃花潭如此清幽山水，引得无数文人墨客赋诗吟诵，占尽千古风流。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以上诗文所述的各景点东西方位有不一致之处。因为青弋江流经桃花潭镇时，大致呈现东西走向，且有曲折，犹如横躺的S形，故翟村位于水东，垒玉墩、钓隐台、采虹冈等位于水西，但不是规范的东南西北；所以也有些文献因为叙述角度和习惯的不同存在相反的说法，如《[康熙]宁国府志》卷五即载“桃花潭……东岸即水东石川，有三石横亘潭上”之说，其因亦即如此。另外与桃花潭两岸均有翟氏居住也有关系。如《[嘉庆]泾县志》卷十一古迹载：“翟进士宅有二，一在桃花潭东，一在桃花潭西。在潭东者翟翼居。潭西者翟文术居。”

有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丰衣足食心地纯。

钱德洪所撰《泾邑水东翟氏宗谱序》亦云：“嘉靖甲寅（三十三年1554），予与宁国同志讲学于水西，[59]在侍者数百人，而翟氏子弟三居其一焉。是年，予游水东，沿溪踏花，恍疑入武陵探桃源，忽自忘其归路也。父老相迎者百十辈，楚楚冠服，秩秩礼容。予顾而乐之。诸弟子或泛舟，或和歌，或清啸，以娱父兄之乐。夜则会宿一堂，津津问学。予叹曰：‘山川淳朴未散。此隆古之治也。’”

此种楚楚秩秩的桃花源纯朴民风在水东翟氏家谱中随处可见。

如《泾川水东翟氏宗谱》卷二载：“佑公，邑增生，字启人，号西源，生于万历己未（四十七年1619）九月初二酉时……卒于康熙庚午（二十九年1690）十月二十四亥时。……公孝友备至，学行兼优，多成后学，至今人师尊之。”

同卷二又载：“文纪公，字叔周，生于崇祯己卯（十二年1639）九月十九子时……卒于康熙戊戌（五十七年1718）九月十五寅时。……公忠厚醇笃，轻荣利，乐恬退，以泉石山水自娱。乡里推为硕德万孺人家。”

我们再由人及景，且看：桃花潭水光潋艳，碧波涵空。潭岸怪石耸立，古树青藤纷披，春季绿稻如毡，桃花似火如霞，飞阁危楼隐约其中，犹如蓬莱仙境，又疑武陵人家。若驾一叶扁舟泛游其上，一篙新绿，几声欸乃，微波涟漪，轻烟葱茏，足见“千尺潭光九里烟，桃花如雨柳如绵”。泾川水东翟氏真是皇天眷顾，尽得天时地利人和，画里人家，相得益彰。

影响久远的李白桃花潭题诗，后世接踵而行游而赋诗者甚众，本文仅略举其大概且与图中署名景观相关者，然未至泾川桃花潭而和之者却不多见。据笔者所知，自宋代即有如此和诗者。

宋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如皋人（今江苏如皋），因世居陕西路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

以太常博士致仕。曾慕李白诗名，游旌德县之石壁胜境而作《石壁》诗。全诗如下：

“序云：余尝览李翰林《题泾川汪伦别业》二章，其词俊逸，欲属和之。今十月，自新安历旌德，而仙尉曾公望同游。石壁，盖胜境也。奇峰对耸，清溪中流，路出半峰，佳秀可爱。传闻新建汪公所居不远。掩映溪岫，率类于此。且欲寻访，迫暮不获。因思旌川即泾川接境也，而幽胜过之，汪公亦伦之别派也，而儒雅胜之，岂可使讽咏不及于古乎？辄成一首，题于汪公屋壁。虽不及藻饰佳境比肩英流，庶俾谪仙之诗不独专美。

李白好溪山，浩荡旌川游。题诗汪氏壁，声动桃花洲。英辞逸无继，尔来三百秋。
汪公益蕃衍，宗枝冠南州。其间新建居，林泉最清幽。竹声满道院，山光入书楼。
仙气既飘飘，儒风亦优优。子孙多俊异，词行咸精修。我来至石壁，赏之不能休。
酣味碧溪水，若饮黄金瓿。因羨汪君居，复思汪君投。遇景清兴发，浩与天云浮。
斐章异绣段，酒翰非银钩。庶与谪仙诗，千古同风流！” [60]

诗作虽不如李白诗隽永精约，浑然天成，却也是桃花潭李白题诗的一段境外佳话。

（本文承蒙郝瑞平先生提供帮助，特致谢忱！）

注释：

1. 清咸丰七年(1857)，已是八十三岁的翟金生（字西园）命孙子翟家祥利用自制的泥活字排印了明嘉靖年间翟台纂修的《泾川水东翟氏宗谱》不分卷，半叶十行，行二十七字，左右双边，白口，黑单鱼尾，半框尺寸纵 25.2×14 厘米。翟台为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国家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等藏。
2. 钱德洪(1496-1574年)，初名宽，字洪甫，因避先世讳，以字行，尝读《易》于灵绪山中，人称绪山先生。余姚(今属浙江)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
3. 钱德洪撰《泾邑水东翟氏宗谱序》载（明）翟台纂修《泾川水东翟氏宗谱》（清咸丰七年泥活字印本）。
4. 潘晟，明浙江新昌人，字思明，号水帘。明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榜眼）。张居正门生。累官至礼部尚书。
5. 潘晟撰《泾川翟氏宗谱序》载（明）翟台纂修《泾川水东翟氏宗谱》（清咸丰七年泥活字印本）。
6. (清)李德淦修；(清)洪亮吉纂《[嘉庆]泾县志》三十二卷卷首一卷，清嘉庆十一年（1806）刻本。国家图书馆等藏。
7. 赵青藜，字然乙，号星阁。官山东道监察御史。
8. 此诗载于《[嘉庆]泾县志》卷三十二词赋。
9. (汉)刘向撰；(明)汪口增辑；(明)仇英绘图《列女传》十六卷，明万历汪氏刻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鲍氏知不足斋印本。国家图书馆藏。
10. (清)习全史修；(清)王云龙纂《[顺治]泾县志》十二卷，清顺治刻康熙增修本。国家图书馆藏。
11. 此诗亦载(清)王琦辑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卷十二。集中有注四条：杨齐贤曰：白游泾县桃花潭，村人汪伦常酝美酒以待白。伦之裔孙至今宝其诗。按《通鉴·唐纪》：阎知微为虏踏歌。胡三省注：踏歌者，连手而歌，踏地以为节也。《一统志》：桃花潭，在宁国府泾县西南一百里，深不可测。唐汝询曰：伦，一村人耳，何亲于白？既酝酒以候之，复临行以祖之，情固超俗矣。太白于景切情真处，信手拈出，所以绝调千古。
12. 此诗载于清咸丰七年泥活字本《泾川水东翟氏宗谱》。
13. 此诗载于《[顺治]泾县志》(清顺治刻康熙增修本)卷十一艺文考，亦见于《[康熙]宁国府志》(清康熙十三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卷二十八。
14. 此诗载于《[顺治]泾县志》(清顺治刻康熙增修本)卷十一艺文考，亦见于《[康熙]宁国府志》(清康熙十三年刻本)卷二十八。
15. 此诗载于《[顺治]泾县志》(清顺治刻康熙增修本)卷十一艺文考，亦见于《[康熙]宁国府志》(清康熙十三年刻本)卷二十八。诗中“枕”字，在《[康熙]宁国府志》(清康熙十三年刻本)中为“机”字。

16. 此诗载于《[顺治]泾县志》（清顺治刻康熙增修本）卷十一艺文考，亦见于《[康熙]宁国府志》（清康熙十三年刻本）卷二十八。清翟大程编辑《桃花潭文征》（清光绪三十年泾川翟氏重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卷六亦载此诗，题为《题桃花潭》。
17. 此诗载于《[顺治]泾县志》（清顺治刻康熙增修本）卷十一艺文考，亦见于《[康熙]宁国府志》（清康熙十三年刻本）卷二十八。
18. 《[嘉庆]泾县志》卷三十二亦载此诗，并载：翟赐履，字非熊。诸生。是清乾隆时博学多才的学者，撰有《桃花潭记》。
19. 以上两诗载于（明）翟台纂修，（清）翟思妃校，（清）翟进修等考核续增《泾川水东翟氏宗谱》（清乾隆三十二年刻本）卷四。
20. 此诗载于（明）翟台纂修，（清）翟思妃校，（清）翟进修等考核续增《泾川水东翟氏宗谱》（清乾隆三十二年刻本）卷四。翟景柱此诗除描述桃花潭景致外，还蕴含着几许淡淡的愁思。笔者以为他功名未就，英年早逝，以郡学生终身，以致未续成《泾川水东翟氏宗谱》，是其心中之痛。诸目均将翟景柱著录为《泾川水东翟氏宗谱》（清乾隆三十二年刻本）纂修者之首，事实并非如此。此宗谱卷三第三十六叶载：“景柱，字里三，号省斋，生于雍正癸卯（元年 1723）八月二十七亥时……卒于乾隆乙酉（三十年 1765）九月十八未时。”终年仅 43 岁。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翟景柱撰《支谱引》云：“予窃忧其丁散户分而未有辨也，欲继起而修明之，又恐无人克胜其任也。宗谱其尚有待乎？因思溯我七世祖西岩公以下十一传别为支谱，垂诸后昆，窃有志焉，而未之逮耳。岁癸未（乾隆二十八年）冬，侄思昂挾所手录《支谱稿》一卷示予。云曰：思妃所校。自七世而下十一传以上编列颇详……不禁大喜，曰：此真支谱良规，足以佐予之不逮也。”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翟进修撰《支谱引》载：“乙酉（乾隆三十年 1765）秋，予长男景柱卒，检其遗稿，见有我七世祖西岩公《支谱引》一篇，思妃手录《支谱稿》一卷。予既痛苦，……随取其稿，商之诸侄，逐一考核……间有出自己意者必加‘续增’两字。”此两篇《支谱引》意思是，此支谱（即清乾隆三十二年刻《泾川水东翟氏宗谱》）为翟思妃校，翟进修等考核续增，翟景柱除撰《支谱引》外，并未实际纂修支谱。（清）翟大程编辑《桃花潭文征》（清光绪三十年泾川翟氏重刻本）卷三所载“景柱公……尝劝其尊人辑支谱以笃宗谊，学务根柢刊浮华，场屋屡荐不售，年未四十卒”亦可证之。场屋，指科举考试之处。尊人，对父母的敬称。此处指其父亲翟进修。然言“年未四十卒”，有误。
21. 费密（1623-1699），字此度，号燕峰，成都新繁人，生于明末清初，遭逢离乱，经历兵戈，后移家陕西、江苏等地。他广结文友，潜心著述，教授生徒，为清初著名学者、诗人和思想家。
22. 此两诗载于《[嘉庆]泾县志》卷三十词赋。
23. 洪理顺，字尔章，龙溪县人。清顺治十四年（1657）举人，瑞安知县。
24. 此诗载于《[嘉庆]泾县志》卷三十词赋。
25. 袁珍，字子珍，宣城人。诸生。
26. 此诗载于《[嘉庆]泾县志》卷三十词赋。
27. 徐纂益，字烈裘，宣城人。诸生。
28. 此诗载于《[嘉庆]泾县志》卷三十词赋。
29. 张士铉，字鼎若，宣城人。贡生。
30. 此诗载于《[嘉庆]泾县志》卷三十词赋。
31. 此诗载于《[嘉庆]泾县志》卷三十二词赋。
32. 释能一，字天水。
33. 此诗载于《[嘉庆]泾县志》卷三十二词赋。
34. 此两诗载（清）王琦辑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 1977 年版）卷二十三。王琦注云：《列仙传》：陵阳子明上黄山采五石脂，沸水而服之。《黄山图经》：黄帝与容成子、浮丘公合丹于此山，故有浮丘、容成诸峰。杜预《左传注》：畴昔，犹前日也。《书·尧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史记·律书》：景风居南方。景者，言阳气道竟，故曰景风。金罍，酒器也。觶，歌也。吴觶，犹言吴曲。轩车，套着四匹马的高盖车。
35. 清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六第十节所载如下：“唐时汪伦者，泾川豪士也，闻李白将至，修书迎之，诡云：‘先

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欣然至。乃告云：‘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李大笑。款留数日，赠名马八匹、官锦十端，而亲送之。李感其意，作《桃花潭》绝句一首。”《随园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清同治八年（1869）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36. 《[嘉庆]泾县志》卷十三职官表载：唐泾县县令有汪士茂、李善、李孝儒、裴焯、裴丹、李涛六人，其中并无汪伦。

37. 此诗载（清）翟大程编辑《桃花潭文征》（清光绪三十年泾川翟氏重刻本）卷一。翟廷招，明万历七年（1579）举人。

38. 此诗载于（明）翟台纂修，（清）翟思杞校，（清）翟进修等考核续增《泾川水东翟氏宗谱》（清乾隆三十二年刻本）卷四，亦见于《[嘉庆]泾县志》卷三十二，题作《钓隐台》。

39. 此诗载于（明）翟台纂修《泾川水东翟氏宗谱》（清咸丰七年泥活字印本）。谱中题“绪山先生”作。明刑部陕西司清吏司员外郎钱德洪，人称绪山先生。

40. 此诗载于（明）翟台纂修，（清）翟思杞校，（清）翟进修等考核续增《泾川水东翟氏宗谱》（清乾隆三十二年刻本）卷四。

41. 此诗载于（明）翟台纂修《泾川水东翟氏宗谱》（清咸丰七年泥活字印本），亦见于《[顺治]泾县志》（清顺治刻康熙增修本）卷十一艺文考和《[康熙]宁国府志》（清康熙十三年刻本）卷二十八。

42. 此诗载于（明）翟台纂修《泾川水东翟氏宗谱》（清咸丰七年泥活字印本）。

43. 此诗载于（明）翟台纂修《泾川水东翟氏宗谱》（清咸丰七年泥活字印本），亦见于《[顺治]泾县志》（清顺治刻康熙增修本）卷十一艺文考。

44. 此诗载于（明）翟台纂修，（清）翟思杞校，（清）翟进修等考核续增《泾川水东翟氏宗谱》（清乾隆三十二年刻本）卷四。

45. 见《踏歌桃潭》，载于泾县旅游局网页 <http://www.jxtour.gov.cn/news/Show.asp?id=135>

46. 此诗载于《[康熙]宁国府志》（清康熙十三年刻本）卷二十八。见注 48。

47. 此诗载于《[顺治]泾县志》（清顺治刻康熙增修本）卷十一艺文考。见注 48。

48. 此诗载于（明）翟台纂修《泾川水东翟氏宗谱》（清咸丰七年泥活字印本），亦见于（清）王琦辑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 1977 年版）卷二十一。

49. 此诗载于《[嘉庆]泾县志》卷三十词赋。

50. 此诗载于（明）翟台纂修《泾川水东翟氏宗谱》（清咸丰七年泥活字印本）。

51. 此《族谱引》载于（明）翟台纂修《泾川水东翟氏宗谱》（清咸丰七年泥活字印本），亦见于（明）翟台纂修，（清）翟思杞校，（清）翟进修等考核续增《泾川水东翟氏宗谱》（清乾隆三十二年刻本）卷一。

52. （清）阮文藻修；（清）赵懋曜等纂《[道光]泾县续志》九卷，民国三年（1914）泾县翟凤翔石印本。国家图书馆等藏。

53. 鱼龙潭，也称罗浮潭，位于安徽宣城泾县桃花潭上里许，现今大桥上至风洞处均是，最深处在大小石与戏龙矶之间，潭上有奇石峨崖，名戏龙矶。

54. 此诗载（清）翟大程编辑《桃花潭文征》（清光绪三十年泾川翟氏重刻本）卷一。翟文檝，字子杖，明庠生。

55. 此词载（清）翟大程编辑《桃花潭文征》（清光绪三十年泾川翟氏重刻本）卷一。

56. 赵时可，字考叔。清康熙六年（1667）进士。

57. 此诗载于《[嘉庆]泾县志》卷三十二词赋，亦见于宣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宣城地区志：1988-2000》附录三诗文选（安徽省地方志丛书，合肥：黄山书社，2008）。

58. 此诗载于《[嘉庆]泾县志》卷三十二词赋。

59. 水西书院在泾县城西郊水西宝胜寺附近。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督学御史黄洪毗、知府刘起宗、知县邱时庸等筹建，初名水西精舍。清时重修，改名水西书院。为当时士子讲学之所。后废。

60. 此诗载于《[康熙]宁国府志》（清康熙十三年刻本）卷二十八艺文二。曾公望，晋江人，于宋仁宗定康元年（1040）登进士第，官兵部郎中，特授金紫光禄大夫。优优，即悠悠。瓿，杯。黄金瓿，犹指金色美酒。段，应为段，即段。